



劉維茵

劉維茵

1973年生，花蓮人，輔仁大學歷史系、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畢業。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、出版社、地方報社。2005年跟隨父親回老家種樹，並出版記錄種樹生活的《小村種樹誌》一書。目前為圖書館館員。

田間。六十四

種樹以前，對土地毫無拿捏。

阿公的田，有印象以來，總是租佃外包。過度施肥打藥的蓄水池惡臭難聞，破損白網更像招魂旗般，讓人覺得不祥。很少接觸農務的我，幾次跟在父親身後巡走田界，也不免心想：「我們是把這塊地怎麼了？」然而，轉身走向柏油路，敲掉腳下的泥巴，留在田間的仍是：「鄉下就是這樣吧！」

眼看連租佃者都因老邁離農，沒有人的田只剩滿地淒苦。都說是阿公一分、五角努力存下的，子孫接手作息，也從頭作穡。

起式，動作不多，卻要每日勤做。植苗時用意不用力，澆水上下相隨，拔草記得鬆腰坐垮。每個動作都像打拳時老師的細心叮嚀，做得到，自然妥當。無奈更多時候是氣息難調，該鬆不鬆，累攤成一個大字。

阿公的田有多大，到底。

一米五一株，一合、一開、一定間，千六百次。滿滿樟樹苗一地。

伸手伸腳左右擡膝拗步，綠枝漸漸能攔截微薄水氣，瘦弱



▲開始種樹。



▲種樹三年。

的脊順著海風幾乎匍匐。運動方向不同，鄰人作物翻來覆去，我們的樹林拔地而起。

五年過後，不再是低頭巡田，而是進林子望望。田有了長、寬、高，村民改叫我們「種樹仔的」。周身一家，隨手指指，都可以指向那片樟樹林。

阿公的田有多高，究竟。

山頂下來的風用穿的，海邊吹來的風用搖的，阿勃勒高高開花，天氣要熱了。平視一米、仰視三米，頭頂上的太陽皺褶成干絲黃麻，群樹密密長在小村中央，被花生、地瓜團團包圍著，那麼沉靜，卻又顯眼，昂聳天地，光明遠大。

「我們家樹林內有鷹仔喔！」

「真的？假的！」

努力翻找樹下的鳥糞與羽毛，順著抬頭，高高樹枝巢上，一隻猛禽直直逼視。

「你回來了啊！」

種樹十二年，再也忍不住、沒用地在鷹仔腳下嚎啕。

小時候去七星潭海邊，並不是釣魚或看海這等現代閒情，而是追蹤老鷹把家裡的小雞抓到哪裡去。應該快三十年沒見面了吧，村子的老朋友。有猛禽的村子才算是海邊的村子。

印度俗諺說：種樹最好的時間是二十年前，第二好的時間是現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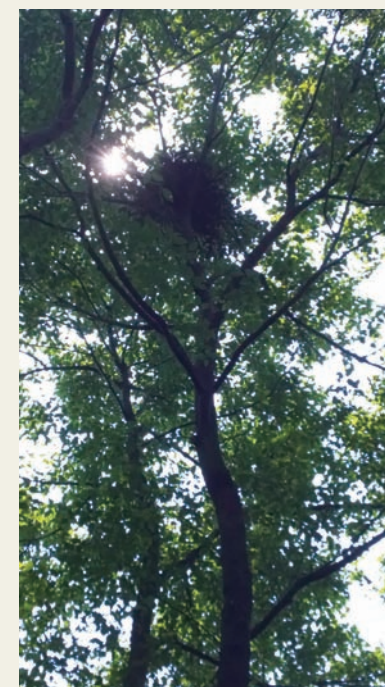
起式、野馬分鬃、白鶴亮翅、手揮琵琶……

六十四式，心為令，氣為旗，日日月月歲歲年年。

土地好，我們在。好家在，好家在。



▲種樹七年。



▲鷹仔的樹巢。